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月辛酉參贊大臣湖南提督楊芳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已有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
往廣東辦理夷務現在暎夷猖獗楊芳接奉此旨即馳驛前往
會同琦善相度機宜和衷勦辦如應添調湖南官兵酌量派撥
隨後前往計楊芳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
速進剿總當一鼓作氣不必候奕山等到粵始行攻擊等因欽
此
○ 奉即速由驛兼程馳進無論前後調遣外省官兵曾否
到齊
○ 奉先趨廣東省城與琦善和衷相度機宜如須進剿

即用先到官兵及本省兵力極力勦辦固不敢坐失機宜亦不致冒昧債事上座

聖慮至所調外省官兵合之本省水陸全師足資勦辦此時再續增兵力恐後趕不及徒滋糜費旁現未身臨其境不知現在夷情如何未敢謬揣竊以喫逆以利立國若非

聖恩賞准照常通商彼外夷地方貨物交易金銀無出勢必國力日弱不足以強服他夷其務求通商之故乃彼立國大本然不應借端生風鴟鵂狡狴求現在大局或須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勿令切近廣東省垣

有礙肘腋

恩威並用。使其畏威懷德。庶可久安海疆。雖袤延數千里。夷船粗笨。可以登岸之口。亦不甚多。乘此機會。舉凡要隘處所。從新布置一週。更資民力以壯軍威。逐處築堡。聯絡兵營。籠束居民。厚貯糧食。深溝高壘。安置大礮。彼知要隘堅壁。攻無可圖。野無所掠。永杜窺伺之萌。以期一勞永逸。惟築堡需用經費過多。必專資民力。眾擎易舉。無如貧富不一。勢難勸輸。擬先令貧民一人一工。作百金家底論。有錢出錢。無錢出力。百金之家捐十工。遞而增之。富民見有定額。無須勸諭。工自立成。至於內地頑民。不無從而為匪。所以從逆之故。一為窮乏。一為吸煙。此等殘乏之徒。多往轉能耗

彼供養虛壯彼勢實銷彼糧於全局無損第其中不無一二失志才略之人心熱功名無由奮發希圖逞志果有其人其生長地方自有見聞查出設法誘歸責其於海岸出力督工獎以末職翦其逆謀能於廣東辦有定式沿海逐一照辦一半年之間可以一律鞏固矣。

硃批似是而非。

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兩次欽奉

諭旨遵將豫備情形由驛奏

聞在案嗣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喚逆投遞該副將照會

文一角係收受香港地方。今內地撤回營汛等情。照鈔具稟到。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竊惟我

國家撫有寰區。無遠弗屆。薄海內外。悉子悉臣。即至重譯來廷。亦無不

懷柔綏服。乃喚夷義律等。妄肆鴟張。已忘名分。況復膽思狡啓。指

稱

欽差大臣琦善。與之說定讓給。實為駭人聽聞。該大臣到粵如何辦理。雖未經知會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萬無讓給土地人民。聽其主掌。如該逆所稱。已有文據之理。既無從悉其真偽。徬徨夙夜。心急如焚。前聞民間傳說喚夷。即在香港

地方貼有偽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各語。方謂傳聞未確。故惑人心。茲據水師提臣轉據副將賴恩爵稟鈔偽示移咨前來。則是該夷竟以香港視為己有。要害之地。為其所據。相去虎門甚近。片帆可至。沿海之新安。東莞。香山。順德。以及省城各處。勢非刻刻戒備不可。嗣後內地犯法之徒。必至以此為藏匿之所。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覆靡常。一有要求不遂之事。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其何能及。且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所有在粵華夷。均歸同知縣丞管轄。議者猶以為非計。今該逆夷竟欲將

天朝土地人民。據為已有。更恐致滋後患。伏思

宸謨廣運。

聖慮周詳。定能

燭照靡遺。不使奸宄得以遂志。何待愚昧為之過計。但臣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並敢以

天朝百姓。稱為暎國子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無從悉其顛末。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豫備進剿。兼令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始經宣示。臣等晤見琦善。亦均悉心商請。添募壯勇。以壯聲威。固守虎門礮臺。防堵入省要隘。惟用兵之道。全在識

定心堅。若再稍涉游移。逆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不及之處。現既有夷文。並據稟鈔偽示。不敢緘默。

硃批。必當由驛速奏。甚有識見。

諭內閣。前因喫逆日肆猖獗。降旨令琦善等嚴密防範。如有必須攻勦之處。不可遷延誤事。嗣因該逆攻占礮臺。特將琦善交部嚴議。仍諭令奮力勦除。以圖補救。乃琦善到粵以後。甘受逆夷播弄。節經諄切誥戒。迷而不返。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良等與聞。疊次奏報情形。非係開脫逆情。即屬代求恩宥。於一切防守勦堵事宜。置之不問。並因該逆有繳還定海之言。輒將義律呈遞伊里布文件。及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夷信。代為由

驛遞交伊里布。以致伊里布聽信順從。遲延觀望。本日據怡良馳奏。喚逆投遞逆詞。並在香港地方出有偽示一摺。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覲覩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廣東通商。並給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事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逆夷公然占據。現據怡良奏報。喚逆盤踞香港。稱係琦善說定讓給。已有文據。並偽發告示。稱該處百姓為喚國子民。覽奏殊堪痛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

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鎖拏。派副都統英隆並著怡良。揀派同知知州一員。一同押解來京。嚴行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抄入官。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督祁墳。本日據楊芳馳奏。接奉諭旨。先赴廣東會勦。又據怡良馳奏。喫逆投文狂悖。並在香港出有偽示。各一摺。覽奏均悉。已明降諭旨。令祁墳補授兩廣總督。將琦善革職鎖拏。解京審訊。並諭令楊芳。怡良等。先行防堵矣。喫逆膽敢占據香港。出有偽示。不法已極。該將軍等到粵後。惟有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勦。

設法擒渠。殲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盡數殄滅。方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若一有通商二字。存於胸中。則大負委任之意。該將軍等身膺上賞。實有厚望焉。楊芳怡良摺俱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楊芳馳奏。接奉諭旨。先赴廣東會剿。又據怡良馳奏。悞逆書詞狂悖。並在香港出有偽示。各一摺。悞逆在粵。妄肆鴟張。琦善不遵朕旨。痛加勦洗。膽敢擅給香港。縱其狂悖。本日已有旨斥革。派英隆將其鎖拏解京究辦矣。香港地方。逼近虎門。現為該逆占據。勢必窺伺橫行。益無忌憚。各處海口。必應刻刻戒嚴。楊芳現報行抵豐城。計日內即可到粵。怡良兼署督篆。水陸

官兵係其統轄。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均有守禦防堵之責。現在大兵尚未雲集。必須一力防禦。毋稍疏懈。怡良所奏添募壯勇固守礮臺。分守要隘各事宜。著即責成楊芳會同怡良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等。和衷商辦。分投布置。加緊隄防。僅稍涉疏虞。定惟楊芳等是問。至香港通商。斷無是理。楊芳所奏將來准令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之語。甚屬非是。該逆種種悖逆。必應盡數殄滅。務令片帆不返。方足以快人心。著該大臣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粵。即行大張捷伐。極力攻勦。毋使稍留餘孽。致滋後患。再琦善現在帶往廣東之鮑鵬著怡良密委員弁銷燬。同琦善一併解京審辦。僅走漏風聲。致令遠颺。恐該署督不能當此。

重咎。至琦善欽差大臣關防著怡良摘取受賄。俟有便員來京。飭令帶京呈繳。

又

諭。本日據怡良奏。英逆投書狂悖。並於香港地方。出有偽示。又據楊芳奏。勦辦英夷事宜。各一摺。英夷日肆鴟張。膽敢占據香港地方。指稱屬伊收管。出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實堪髮指。此皆由琦善畏蕙無能。受其欺侮。以致愈形猖獗。已有旨將琦善革職。解來京矣。至楊芳所稱。現在大局。或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在偏僻小港。屯集貨物等語。亦屬非是。此時萬不許作此議論。裕謙現在業經到浙。一切當已布置周妥。惟有迅加進剿。

藏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怡良楊芳摺並著鈔給閱看。

癸亥。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於正月十二日。接准欽差大臣琦善咨稱。暎夷現在具文。繳還定海。籲懇代為奏請恩施。已給咨該夷官赴浙。統撤師船。並給與照驗。准其沿途購買食物等因。其如何代乞

恩施之處。未據移咨。臣無由知悉。竊思該夷桀驁強橫。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奪大角沙角礮臺。傷我兵弁。狂悖已極。何以旬日之間。遽行帖服。肯繳定海。該夷狡詐性成。或火藥糧餉不繼。藉作緩兵之計。從容添辦。而使我防備懈弛。固未

可知。抑或要求各款已足飽其所欲。亦未可定。在

欽差大臣琦善。膺此重任。自當憂深思遠。斟酌妥辦。惟臣現據署
汀漳龍道徐繼畲。與泉永道劉耀椿密稟云。訪聞商民紛
傳廣東

欽差大臣。有許與廈門馬頭通市之說。此言固無確據。然臣既有
所聞。目擊廈島情形。關係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查廈門
周圍環海。地方五十里。而東為臺澎唇齒。西為泉漳門戶。北
達會垣。通省咽喉所在。一有梗塞。則全體頽壞不支。假使
許令該夷在廈通商。勢必設夷館。攜家室。良民驚擾滋懼。
奸民依附生端。其貨船兵船。勢必擁泊內港。內地官吏。從

何稽察水陸營伍從何設防且港內四通八達去漳郡泉郡均不過二三日程該夷獲此負隅之地必益肆其占據之謀防之則已無險可扼聽之則將為所欲為而臺澎間阻呼吸不通其害實不可勝言是廈門許與通商直以全閩鎖鑰付之寇盜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矣儻現在

欽差大臣琦善所代為乞

恩之處並無此款則是臣過慮多言應毋庸議儻竟有此款惟有仰求

皇上乾威獨斷嚴行駁斥臣身任封疆深知地方情形關係重大不敢緘默不言

硃批。汝所見固是。但誤國辱國之人。業經拏問。所言者可無庸議矣。

甲子。

欽差理藩院尚書賽尚阿奏。竊奉會同訥爾經額查辦天津海口礮臺。於正月二十四日具奏後。復赴各處查勘。查得甯河縣北塘海口。南北兩岸。舊有礮臺基址二座。上年七月。因防禦喫逆。在南岸舊址築土礮臺一座。臺之南北各築土壘一座。共安設大礮二十一位。其北岸礮臺尚未興修。現據承辦工員東路同知何耿繩稟稱。擬將南北兩礮臺。用大甗石重行補築。周圍增築礮牆。牆上每垛口迎面酌留礮

眼臺前各築營牆一道。牆外各築攔潮壩一道。擬辦頗為周密。惟甄石礮臺。雖較土築堅固。然抵禦礮子。則惟土臺為宜。現在南岸已有土礮臺。只須加寬培厚。毋庸更易甄石。至北礮臺形勢。較南岸喫緊。緣夷船僅駛入海口。南岸開礮。彼由東面北繞。尚可避過。北礮臺適當其衝。發礮堵禦。該夷船斷不能入。是北礮臺亦宜趕緊用土修築。一切俱照南岸辦理。於守禦似為得力。又查得豐潤縣有海口二處。一在澗河。一在黑沿子。澗河海口不甚寬深。居民稀少。似屬不甚險要。現有土礮臺二座。共安設大小礮十位。祇宜加寬培厚。迎面各安土垛礮洞。臺之左右各築土堦。

臺前各築攔潮壩。壩外各挖深濠。加意防堵。似可無虞。至黑沿子海口較寬。人煙亦眾。上年曠夷曾駕三板船上岸。購買食物。不可不嚴為防範。該處現有大土礮臺一座。小土礮臺二座。共安設大小礮九位。惟臺勢過小。亦宜培厚加寬。其埽牆礮洞土埂土壩深濠。均照澗河辦理。再能添礮數位。自臻嚴密。其澗河擬添礮礮臺二座。黑沿子擬添礮礮臺一座。或規模迫狹。或距岸太遠。均難得力。似可無庸建造。又查得灤州劉家河即大莊窠。有礮礮臺一座。安設中礮四位。臺頂寬止丈餘。不便兵丁裝放。且距海口遙遠。殊不適用。應相度地勢。另建大土礮臺一座。兩旁各築

土埂一道。上列土墩。作品字形。以安礮位。臺面築埽牆礮洞。臺前築壩。它濠。該處現有大小礮十一位。即可分別安設。其現在之礮礮臺。留備瞭望。擬築之礮礮臺。似可無庸興辦。又查得樂亭縣有海口二處。一名清河口。一名臭水溝。二處各有礮礮臺一座。臺頂均狹。僅容中礮一位。清河口礮臺。南有土壘一座。上安大礮二位。小土壘七座。各安中礮一位。臭水溝礮臺。南有土墩九箇。各安中礮一位。然均低小。不能得力。現據樂亭縣知縣陸為棟稟稱。擬將清河口臺南大小土壘。加高增厚。挑成雁翅。迎面俱堆沙墩。中留礮眼。後築大墩。安礮於前。以便兵丁裝放。壘前添築

土壩壩外更挖深濠其臭水溝亦照此辦理似為合法清
河口現有大小礮十四位臭水溝雖有大小礮十五位內
堪用者祇八位至二處各擬添建之礮礮臺似可無庸興
築又查得昌黎縣浪窩海口有礮礮臺一座上安大礮一
位兩旁各為大土壘一座均安大礮一位土壘東西各留
土埂一道每邊安席屯土壘七座每土壘中間安礮一位
兩邊共安中小礮十四位礮臺前為深濠一道尚屬得勢
惟礮礮臺迎面宜築垛壩安礮洞各土壘土埂均宜加寬
培厚濠前再築攔潮壩一道始為周妥已令該縣曾世儀
趕緊增修至該縣之蒲河海口向無礮臺因距昌黎縣城

僅二十五里。業經直隸總督撥兵防守。擘順道查看該處南北兩岸。各有沙埂一道。高一丈數尺。可以瞭望。並可禦礮伏兵。似亦毋庸另建礮臺。其運到大小礮計堪用者七位。已令該縣趕辦沙埂土壘。如法安設。足資守衛。又查得撫甯縣洋河海口。有礮礮臺一座。上安中礮一位。另有大小礮十四位。均無土壘安設。應令該縣將原設礮臺週圍用土加築。每面各寬四丈。迎面增築垛牆。並安礮洞。臺之左右。各築土壘土埂。其上均列沙埂。墩間安設礮位。臺前更為攔潮壩一道。深濠一道。庶為合式。又查得臨榆縣有海口二處。一曰秦王島。一曰石河口。石河口東北。澄海樓

前面。即曰老龍頭。秦王島有靛礮臺一座。臺面不寬。僅安中礮一位。棼相度形勢。該處有二山嘴。屹立海口。一向西南。一向正南。均高數丈。天然險要。擬將靛礮臺拆去。就二山嘴。各築土壘。高七八尺。寬三四丈。上堆土垛。以安礮位。該處現有綠營大礮三位。可安設正南山嘴。又有旗營紅衣等礮六位。擬移設西南山嘴。其港汊西岸。更令深溝高壘。伏兵防禦。似為相宜。至石河口。東西兩岸。各有靛礮臺一座。勢高而小。孤懸沙嘴。無地屯兵。徒為夷船明樹標的。擬均拆去。於東岸稍北。多築土壘土垛。並將西北角土礮臺一座。增高加寬。以安礮位。其西岸迤北。亦擬添築土礮

臺一座。並築土埂土壘。分兵防守。至礮位數目。另行籌議。增設。以上各海口。或應增築礮臺。或應添設土壘。或應停辦輒石。或應拆去舊臺。均經李與隨帶司員。及該地方官。防守將弁。相度機宜。虛衷商酌。意見相同。應請

飭下直隸總督。分別檄飭承辦工員。趕緊如法修築。其山永協副將興泰。連化營遊擊劉正。均係隨同查看。經李親為指示。請交直隸總督。即派該員等。並揀派地方官一員。同赴各海口往來指撥督辦。以期工歸實濟。至演放各處礮位。尚堪適用。其擡礮烏鎗。亦經試放。俱各有準。惟自澗河一帶。礮位多無礮車。均用木架。不便運轉。李逐一指示。令於木

架安放鐵輪。以便發礮後拉回裝放。不致張皇。此等查辦
北塘至山海關一帶礮臺之實在情形也。伏思礮臺用土。
取以柔克剛之義。費輕工省。即有坍塌。亦易培修。故堅築
甃石。不如沙壤土壘為得用。臺之迎面築垛牆。安礮洞。可
以護兵。亦便瞭望。臺前築土壩。它深濠。既以禦礮攔潮。亦
以伏兵陷賊。作礮臺之法。不外乎此。至於用礮。須連環施
放。聲勢聯絡。使夷船無可抵禦。自不敢駛入海口。若臨時
審機出奇制勝。又在將弁之得力。不僅專恃礮臺。現在查
看各處營伍。雖屬整飭。惟礮手鎗兵尚宜精熟。應令該管
營弁以時訓練。其兵數之多寡。視海口之夷險為準。現經

督臣酌撥防守。自無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賽尚阿奏。查辦北塘至山海關一帶礮臺事宜一摺。據查甯河北塘及豐潤。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等。各州縣海口。或應增築礮臺。或應添設土壘。或應停辦。甄石。或應拆去舊臺。均經該尚書督同該地方文武各員。相度機宜。虛衷商定。著訥爾經額。迅速檄飭承辦工員。分別趕辦。山永協副將興泰。遵化營遊擊劉正。均係隨同賽尚阿。周歷查看。著該督即派該二員。並揀派地方官一員。同赴海口。往來指撥督辦。以期工歸實濟。至安設沙墩土壘。併於礮臺前築壩。挖濠。既足禦礮。攔潮。亦堪伏兵。陷賊。惟礮手鎗兵。尚宜精熟。著訥爾經額督

飭該管營弁勤加訓練以期得力。餘著照所議辦理。原摺鈔給閱看。

乙丑己革大學士琦善奏竊粵前將察看虎門形勢及接見喫夷義律據求酌定章程等情恭摺馳奏後粵隨酌擬章程四條發給閱看未據遵依亦未存留粵以業經奉

旨飭令勦洗並聞該夷有在香港地方張貼偽示誘令民人往見之事亟需加意備勦竊恐虎門一帶布置尚有未周粵復

親往查勘詎該夷義律聞信又來舟次求見粵以大兵未

集祇得暫先羈縻免其疑慮遂與晤見當諭以香港原係

天朝地土前此代為具奏亦祇懇

恩給予寄寓一所。並非全島。且未奉

諭旨。亦尚未敢裁給。至於該處居民尤屬

天朝百姓。豈准暎國主治。該夷何得遽行前往。張貼偽示。徒致

搖惑民心。該夷自覺理屈。據請照澳門之例。仍歸州縣管

理。惟地方則堅求全島。並欲自行貿易。其瀕行時。據稱再

行備文呈請等語。查該夷狡執不從。且現在先後奉到

諭旨。將粵交部嚴加議處。並

奉。未。達。知。者。因。而。未。知。事。

欽派奕山。隆文。楊芳。前來勦辦。則此後該夷再來投文。自應遵

旨拒絕。所有備勘事宜。亟須加緊籌辦。現查廣東全省兵丁。除沿

海水陸各營。均須自為防守。未便調動。暨其餘內河水師。

及陸路弁兵。酌量留防本境外。餘俱先已調赴虎門。澳門。等處協防。今又於虎門添撥督標陸路。及內河水師兵丁一千二百五十名。並飭據南海番禺東莞等縣。共雇得壯勇五千八百名。分撥虎門各礮臺山後。協同防守。其進省經由之水路烏涌獵德。二沙尾。大黃窖。白泥涌。及早路燕塘等處。除先行籌備外。現亦會同將軍撫臣。加謹防守。所有虎門各礮臺。應需水米柴薪火藥鉛子鐵子等項。均已寬為豫備。沿海州縣。亦通飭一體防範。凡有通海河道。亦飭設法籌堵。惟現在所調各省官兵。均尚未到。奕山等亦約須三月間。方可抵粵。距今尚有兩月。而該夷豕突性成。

既未蒙

恩允准所求。勢必先肆滋擾。竊惟有竭盡血誠。以期仰酬高厚。再昨奉

垂詢廣東礮臺。前據鄧廷楨等。安設排鍊。阻截夷船。此次攻破之大角沙角礮臺。是否即係其處。著琦善一併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前設排鍊。係在虎門以內。此次所攻大角沙角礮臺。均在虎門以外。合併陳明。

謹將李酌擬章程底稿。錄呈

御覽。

為酌定章程事。照得噶咭喇國。現已將

天朝浙江省之定海縣繳還。求為奏懇。

大皇帝恩施。准令照前來粵通商。並給予寄居之地一處。所有善後各事宜。自應詳加酌定。俾垂永久。為此開列章程如左。

一既經奏請。

大皇帝恩旨。准令英咭喇國之人。仍前來廣通商。並准就新安縣屬之香港地方。一處寄居。應即永遠遵照。不得再有滋擾。並不得再赴他省貿易。以歸信實。

一嗣後英咭喇國來廣商船。應仍照前在黃埔報驗納稅。所有一切貿易事宜。亦應仍前與例設洋商。妥為議辦。不必與

天朝在粵官員。通達公文。至稅則向有一定。從無更改。自無庸多為置議。

一嗣後。噶喇國來粵商船。如有夾帶鴉片煙土。及一應違犯。

天朝例禁之物者。即將船貨沒官。即一切正經貨物。如有漏稅走私者。亦將船貨沒官。其夾帶鴉片禁物。及漏稅走私之人。即行治罪。

一噶喇國前此所稱負屈之處。現已概行說定。即照所議辦理。以後永無異議。

以上各條。分寫漢字夷字。一樣兩分。彼此各執一紙。先由

朱華直

子不

1

人

石 門

母

殺夷逆漢奸六百餘名。實緣該夷恃眾肆強。施放飛礮等

中有軍機處有奉旨之件。平定外傳。清軍士庫本。

項淫巧火器。所至焚燒。又有漢奸為之導引。抄擊營盤。水

陸交攻。致我軍將弁兵丁先後陣亡受傷。殊堪憫惻。除該

處調防師船十隻。或被燒燬。或被擊沈。均已損壞。暨其餘

沈失軍械關防鈴記等項。同所遺員缺兵額。分別打撈趕

造擬補召募。另行咨行辦理。並飭司移造傷亡兵丁姓名

細冊。詳咨送部外。所有陣亡受傷及續即因傷亡故之水

陸將弁兵丁。理合彙繕簡明清單。奏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予卹典。奉旨。著照所請。欽此。俾昭激勸而慰忠魂。

琦善又奏。查此次與逆夷接仗官兵。均各奮勇用命。而陸

路更優於水師。內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尤為屢經戰陣之員。力果心堅。身先士卒。早決以捐軀自效。其子陳舉鵬。隨父同在防所。當交戰時。先經受傷。陳連陞因勢將不敵。囑令攜帶關防。護送回營。而陳舉鵬以其父既將身殉。伊亦何忍臨難苟安。棄親弗顧。遂爾守死不回。迨陳連陞陣亡。陳舉鵬亦即投水殞命。是該副將陳連陞打仗陣亡。而其子陳舉鵬。能以義勇自矢。不忍苟且偷生。卒至父子同時慘斃。洵屬忠孝出於天性。其志可嘉。其情可憫。竊不敢壅於

上聞。可否仰懇逾格

鴻慈。俯准加以優卹之處。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陳連陞父子忠魂。汝將何以對之。

計開。陸路陣亡將弁五員。

三江協副將陳連陞。

三江協右營把總黃玉寶。

署三江協右營把總。該協左營外委楊盛亮。

陸路提標左營把總王瑞金。

撫標左營外委翟長齡。

陸路續報因傷亡故官一員。

調署撫標左營守備事。陸路提標後營守備程步韓。

陸路陣亡兵丁一百九十九名。

陸路續報因傷亡故兵丁一名。

陸路先據冊報陣失。續經查獲屍身。實已陣亡之兵丁一名。

陸路據報撈獲屍身一具。認係撫標兵丁。不知姓名。是否業已列入冊報陣亡之內。抑係在外。現飭確切查認之兵丁一名。

陸路受傷將弁十九名。

署三江協左營守備。該協左營千總張榮昌。

陸路提標左營守備楊愈將。

陸路提標中營守備丁定國。

署三江協左營千總該協左營把總黃大金。

署肇慶協右營千總該協右營把總許昭。

三江協左營把總陳朝慶。

署三江協左營把總該協左營外委陳金林。

三江協右營把總陳希賢。

撫標右營把總周大雄。

三江協左營外委甘若璠。

三江協右營外委張瑞廣。

惠州協左營外委蕭雲亮。

惠州協右營外委陳上華。

陸路提標中營外委李英芳。

陸路提標右營外委李雲光。

陸路提標右營外委張國華。

撫標右營外委鍾汝驤。

三江協左營額外外委黃舜全。

三江協右營額外外委胡瑞全。

陸路受頭等傷兵丁四十六名。

陸路受二等傷兵丁六十五名。

陸路受三等傷兵丁一百四十二名。

陸路先據查無下落。續經訪回。驗有重傷之兵丁三名。

水師營陣亡將弁三員。

水師提標中營千總。已題補大鵬協右營守備張清齡。

水師提標中營外委陳國俊。

水師提標右營候補額外外委陳龍驤。

水師營陣亡兵丁七十六名。

水師營續報因傷亡故兵丁三名。

水師營受傷將弁十六員。

署水師提標中軍參將大鵬協副將李賢。

水師提標左營遊擊參廷章。

署水師提標右營遊擊。已題升碭州營都司王鳴舉。

水師提標右營守備蔡兆星。

署香山協右營守備。擬補龍門協右營都司。續調吳川營都司黃琮。

水師提標中營千總。准升崖州協水師守備盧大鈺。

水師提標右營千總黎志安。

水師提標左營把總梁光照。

水師提標右營把總鍾明揚。

陽江鎮左營把總蕭九成。

水師提標中營外委劉成堂。

水師提標左營外委陳國勳

水師提標右營外委歐陽光

署大鵬協右營外委香山協右營外委潘汪

水師提標左營額外外委黃得陞

大鵬協左營額外外委戴超麟

水師營受重傷兵丁三十四名

水師營受輕傷兵丁一百二十八名

水師營先無下落。後經查知。係落海遇救。陸續旋回。驗有輕傷兵丁十名。

水師營據報查無下落。稱係陣亡漂沒。現飭覆查兵丁六

名。拖船內壯勇水手。於打仗時被礮傷斃二名。受傷三名。未有下落者三名。

硃批。遇此不忠督臣。俱各捐軀為國。實堪憫惻。

諭內閣。琦善奏查明上年逆夷攻擊沙角大角礮臺。陣亡受傷。及續即因傷身死之水陸將弁兵丁。懇恩分別賜卹一摺。覽奏實堪憫惻。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及其子陳舉鵬同時殉難。尤屬忠義可嘉。著加恩加等賜卹。餘俱著照例賜卹。以慰忠魂。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竊李等於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諭。據伊里布馳奏。粵省夷務查辦完竣。現飭織還定海等因。欽

此。又於二十五日。逢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諭。據琦善馳奏。喫夷兵船。全數退出外洋一摺。等因。欽此。又於

二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朱成烈奏。安南軋船。足資海防。當降旨。交梁章
鉅查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訓周詳。光燭萬里之外。等。等。伏思逆夷居心狡詐。反覆無
常。自去年猖獗以來。忽爾進攻。忽爾求和。竟敢輕視中國。
搖惑大吏。繼以

國憲。罪不容誅。等。等。接奉

諭旨。一面由五百里繕發告示。曉諭廣東沿海文武。治備戰具。在

覓水勇。嚴加防守。一面飛飭奉調各路官兵。火速前進。並將
廷寄知照楊芳。先行赴粵。相機調度。李等帶同文武隨員。兼
程馳往。大兵齊集。謀定後戰。恪遵

聖諭。計出萬全。上紓

皇上宵旰之勞。下拯邊民水火之苦。斷不敢苟且急遽。致誤機宜。有負
聖主委任。自取咎戾。至於安南軋船。其形式如海船。圖說之蜈蚣
船。相似。不過多一尖項皮色。及左右障板。以蔽礮矢。以小
勝大。以速勝遲。甚為利便。茲既據廣西撫臣奏稱。前督臣
林則徐已做造數隻。俟李等到粵時。親往驗看。並派員演
駕。是否得力。再行製造。以節虛糜。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接奉廷寄。遵旨籌辦一摺。所奏俱悉。該將軍等業已先發告示。曉諭廣東文武官員。治備戰具。嚴加防守。計楊芳早已抵粵。必應遵旨妥行堵剿。至於安南軋船。既據該將軍等查訪形式。俟抵粵後趕緊做造。如該省業已製造。即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並召募水勇。務當一鼓作氣。督兵進剿。斷不可稍存一道商之意。致滋游移。至於臨時相度機宜。應如何進兵得手之處。該將軍等隨機應變。必能籌畫萬全。出奇制勝。並著出示曉諭該升兵水勇等。如果擊獲夷船。即將該船貨物。悉數充賞。以勵眾心。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照例賜卹。並將陳連陞父子加等

議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等陣亡恐不止此數。著奕山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琦善本日所奏摺片清單。發給奕山等閱看。

丁卯。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粵前准廣東欽差大臣琦善來咨。以暎夷情願繳還定海。令粵遣兵前往收取。並准取到夷目義律呈遞公文。及所給留浙頭目胞誼等私信。當經粵專弁諭令迅速納土退兵。並遵前奉

諭旨。許將歷次掣獲之晏士喇喇釐各夷。釋令帶回。業於正月

十六日恭摺馳奏在案。嗣胞誼願將定海呈繳。並以該國商船帶來貨物。懇請在浙銷售。後請先將晏士叮喇打釐等釋放。才當將銷貨一節。嚴行拒絕。其被獲各夷。允俟該夷繳地之日。即行釋放。胞誼旋擇於二月初四日。繳還定海。不敢復求銷貨。惟仍欲將被獲各夷。先行遣釋。才堅持不准。茲該夷願於初四日。人地兩交。才現與提臣余步雲商定。抽撥鎮海等處防堵官兵二千六百名。並甫經到鎮之安徽壽春鎮兵四百名。委同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署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統領。於初三日。駕坐雇備之商船一百五十餘隻。由鎮海縣起程前進。以便

如期收復城池。並將晏士喇喇打釐等。交給帶往。俟復城之後。即行釋放。催同該夷。即日起程。又委石浦同知舒恭受等。管帶糧餉。隨往支發。惟是該夷居心詭詐。此次所稱繳還定海。其情雖似確實。然犬羊之性。難以理測。必應畫籌攻勦。庶不墮其奸計。李前因粵信迫切。即捐銀一萬兩。交鄭國鴻遣人密往定海。雇備鄉勇。採購柴薪及火攻器具。在附近定海縣城一帶。分段埋伏。現在派往弁兵俱屬精勇。李已密飭該鎮等。於到定之際。察看情形。如果該夷無意交城。立即督率弁兵及埋伏之鄉勇。掩其不備。同時並舉。盡加攻擊。並將帶往之晏士喇喇打釐諸夷。臨陣先

行正法以勵士卒之心而奪該夷之氣如能仰賴

聖主鴻福殲除醜類即可克復城池否則在近城寬處紮營或在各寨據險分駐以圖後舉至鎮海縣城逼近定洋尤恐該夷前來滋擾現經提臣余步雲及狼山鎮總兵謝朝恩督率員弁兵勇在各口岸嚴加守衛城北濱臨大海勢即在城內督率文武防守以速攻勦而定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里布馳奏遣將帶兵收取定海並密籌攻勦一摺。該逆日肆猖獗前已有旨。令裕謙赴浙痛勦。現據伊里布奏稱該夷自願將定海呈繳。其所請在浙銷貨一層。業經嚴行拒絕。所請先釋被獲各夷一層。亦經堅持不准。茲擇於二月初

四日。人地兩交等語。所奏是否確實。著裕謙到浙後。將伊里布現辦情形。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斷不可隨同附和。代人受過。致干咎戾。該逆居心詭詐。難以理測。必應隨時防範。方不墮其奸計。到浙後。相機妥辦。如該夷係詭言繳地。仍復負隅。即行督率將弁。及埋伏鄉勇。同時並舉。盡力攻擊。務令片帆不返。以張國威。即使該夷果將定海繳還。亦當妥辦善後事宜。加意嚴行防守。其近海各口岸。亦著嚴加守衛。毋稍疏虞。伊里布原摺。發給閱看。即由該大臣發交祇領。

戊辰。理藩院尚書賽尚阿。正藍旗蒙古都統哈琅阿。奏。竊
牙賽尚阿。於二月初七日。將查辦山海關一帶礮臺事宜。

具奏在案。茲李等復加踏勘。查秦王島屹立海口。高至數丈。本據形勝。無庸另立礮臺。已令該地方官。將原築小礮臺拆去。於山背正南西南兩處。各築土壘。高七八尺。寬三四丈。上加土墩。分列礮位。其綠營大礮三位。安設正南山背。滿營大小礮六位。原設之處。不甚相宜。擬移設西南山背。又綠營紮在山頂東邊。尚為得勢。滿營紮在山下。距海較遠。應將滿營移紮山下綠營以西。庶為聲勢相聯。其秦王島西五六里沙岡後。應設伏兵。以通聲氣。至石河口東西兩岸沙背。原各有礮臺一座。勢孤而小。已擬拆去。現於迤北各築土礮臺一座。擬各安大礮四位。綠營各立營

盤一座。足資捍衛。惟澄海樓形勢高聳。既可遠望。安礮尤為得力。應於樓前臺上。安設大礮三位。子母礮八位。滿營即駐紮定海城。以便守禦。其澄海樓距東岸綠營礮臺。尚有三里許。應再於適中沙岡上。添設土礮臺一座。加築土壘。紮立綠營。安礮三位。更為聯絡。於攻守均屬有益。現在滿營礮可用者三位。綠營礮可用者五位。不敷分設。應請敕下直隸總督。將新鑄銅礮。酌撥五六位。運送山海關。以資防守。至前調兵三百九十名。續調兵八百名。俱已到齊。擬於秦王島派守禦兵二百名。對岸設兵一百名。石河口營盤三座。共設兵八百九十名。再秦王島西岸。既設伏兵。石河口兩岸。俱設礮臺。應請

於兩處河面。均由永平府豫備快船四隻。以便往來接應。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等奏。酌議秦王島石河口安礮移營一摺。秦王島等處海口。形勢險要。業據該尚書等。相度地形。分別辦理。至澄海樓等處。應設臺安礮。據該尚書等。查明現在滿洲營綠營可用礮位。不敷分設。著訥爾經額。即派委委員。將新鑄銅礮。酌撥五六位。運送山海關。以資防守。

己巳。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前因夷目胞。詛呈報。於二月初四日。繳還定海。懇請釋放夷俘。當即飭委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統領官兵三千名。馳往收取。並將前獲各夷。交給帶往。飭俟收復城池之後。遵

旨遣釋。儻該夷中懷詭詐。無意交城。即在陣前將該夷囚等正法。督率弁兵。及豫伏之鄉勇。盡力攻擊。以期克復。業將辦理緣由。恭摺馳奏在案。茲於初五日。據差弁先行馳回面稟。我兵於初四日午刻。齊抵定海。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見我兵到彼。胞詛即繳還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眾入城。登陴看守。並將城外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鄭國鴻等傳宣。

恩諭。將夷俘晏士。咄喇。咄釐等。釋令領回。並飭趕緊起碇。胞詛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繳獻後。即於初五日。全數撤退等語。隨即率眾登舟。旋又據鄭國鴻等稟報前由。聲明。

夷船業於初五日陸續起碇。揚帆南去。惟內有三桅夷船一隻。駛至蟬峙港地方。失風擱淺。另有夷船二隻。在傍救護。該鎮等遣弁飭催。該夷稱俟潮長。即行開去等情。前來。查該夷已將城池繳納。大幫船隻多已遠去。其擱淺及救護之船。必不在此逗留。現已批令查明該船何時開駛。另行飛稟。惟定海既經收復。應即設官駐兵。嚴加守衛。粵已札飭鄭國鴻等。即帶所統各兵。在縣城及緊要各口岸。分營駐守。並委前往經管糧臺之石浦同知舒恭受。暫署該縣印務。所有一切善後事宜。俟

欽差大臣江蘇撫臣裕謙到任。察看情形。會同浙江撫臣劉韻珂

查最辦理。至粵前次奏調之皖楚等省官兵四千名。內安徽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業已陸續抵浙。現在仰蒙我皇上簡派元戎。赴粵勦辦。誠恐該夷被勦竄突。復至浙省滋擾。防範仍須嚴密。定海甫經收復。防備未修。尤須格外謹嚴。壽春鎮兵。素稱精銳。應請暫行留防。由裕謙探明粵省情形。連本省調防各兵。分別裁撤。其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此時浙省毋須遣用。若改調赴粵。則該省軍威更壯。足寒夷膽。粵現在咨明湖廣江西安徽江蘇各督撫。臣。不論該兵等行抵何處。暫為截留。聽候

訓示。如蒙

皇上准令赴粵。顧懇

敕下該督撫等。速遣前往。僅粵省兵力已充。不必添調。並懇諭知該督撫等。分別遣回。至前奉

簡派之韓振先。琦忠。二員。業經川楚二省咨報起程。今浙省軍務已竣。自可毋庸前來。竊已咨明該二員經由各省。飭令旋任。又竊前因急籌攻剿。湖廣兵丁。到浙需時。署兩江督臣裕謙奏明。在江省備兵四千。聽候調遣。即經咨請酌調二千來浙。以備攻守之用。現已移咨停止。俟裕謙到日。將欽差關防委員齎送接收。竊即日馳回本任。

諭內閣。前因倭夷在天津投遞夷書。聲稱詐寬。朕維仁育義正。無

間華夷。特命琦善赴粵查辦。並諭知伊里布暫緩進兵。旋因該夷日肆猖獗。疊次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攻復定海。乃伊里布屢次奏報。總以兵礮未集為詞。直至探明該夷願繳定海確信。始行遣將帶兵前往。本日據奏定海業已收復。夷船全數起碇等語。逆夷占據定海。已更數月。現因粵省命將出師。聲罪致討。方行繳還定海。全數起碇出洋。可見逆夷並無能為。設使伊里布奉到進兵諭旨。熟審順逆主客之勢。密籌勦防攻取之宜。一鼓作氣。四面兜擒。復我故土。殲除醜類。庶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乃觀望遲延。株守數月。直至該夷聞有大兵。望風遠竄。遂將定海收回。可謂庸懦無能之至。前將該督交部嚴議。該部議

照溺職例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姑念一時簡用乏人。伊里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定海業經收復。夷船全數起碇一摺。據奏在浙夷目。於本月初四日。將定海城池獻納。即於次日全數撤退。率眾登舟。我兵整旅入城。現已札飭鄭國鴻等分營駐守。並令舒恭受暫署該縣印務等語。定海甫經收復。城隍一切尚未修整。現在逆夷雖已全數起碇。若聞粵中勦辦難保不走險復來。此時防堵尤宜格外嚴密。不得稍存大意。裕謙業經到浙。所有善後事宜。自必籌出萬全。前調安徽壽春鎮兵。

既已陸續抵浙。自應暫留防守。其所調楚省及本省防兵。是否即可裁撤停止之處。著裕謙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再前所調韓振先。琦忠二員。著即知照川陝二省。令其折回本任。毋庸赴浙。至該縣被難民人。應撫卹者。即為撫卹。應安插者。即為安插。其從前該夷攻陷定海時。死難弁兵。並在餘姚慈谿等處擒獲夷匪之出力各員。並著確切查明具奏。候朕施恩。伊里布摺。發給閱看。即由該大臣發交祇領。

己革大學士琦善奏。竊奉本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喚夷情形。及該夷意欲續還定海各一摺。該大臣

冒重罪之名。委曲從權。朕已鑒此苦衷。惟現已明降諭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昨復派奕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粵。勦辦。勢難中止。今既據琦善苦心調停。即著琦善作為己意。飭令速還定海沙角。退出外洋。且俟我兵雲集。示以聲威。大加懲創。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形。代為奏請。此時惟有設法羈縻。仍密為防範。不可稍有疏懈。致墮奸計。再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迅速查明具奏。再降諭旨等因。欽此。查沙角業已收回。定海亦據呈遞夷書。經李鴻章咨伊里布查照收繳。在粵夷船退出外洋。經李鴻章奏報在案。至李前此佯允所請者。非不知該夷

狼子野心。本非善類。准予寄居。原難保不貽後患。然患之在將來者。猶可隄防。而患之在目前者。不及準備。蓋自被其侵犯礮臺後。兵心益形渙散。民情亦多惶惑。且彼時夷船繞越。竄入虎門。圍住橫檔礮臺五日。李前奏我軍接濟兵糧。亦須加意防維者。即此之故。是以萬不得已。允其代為奏懇。

天恩。始據遵緞定海沙角。退出外洋。而實則佯允通市。迄今並未開船。蓋該夷則得步進步。而李則可緩即緩。惟地方一節。雖僅許其請。

給寄寓一所。並無全島字樣。亦未向其指對地段。而該夷於本年

正月間。前赴香港。先行占據。擅出偽示。適紇親赴虎門。據該夷於舟次求見。即經紇面向辯論。已據請照澳門之例。仍歸地方官管轄。但仍堅請全島。亦經紇據實奏

聞。茲蒙

垂詢香港地勢情形。查香港離省四百六十里。孤懸海外。較澳門為尤遠。祇係全島中之一隅。其餘毗連者。又名大潭。又名裙帶路。又名赤柱。又名紅香爐。若就全島而論。東西約長五十里。南北約寬二十里。專就香港而論。東西約十里。南北約五里。島內間有民房田廬。較之別島為少。紇原擬祇就香港酌請裁給。今該夷藉圖全島。是其得隴望蜀。狡詐

性成。棼現蒙

鴻慈逾格。

俯鑒愚誠。不加重罪。仍

諭令羈縻防範。棼具有天良。感而益奮。敢不竭力籌防。故凡添撥兵丁。召募壯勇。堵塞河道。雇覓船隻。均會同逐一趕辦。又有向名快艇。往往販私。為夷人所勾引。今姑不究其既往。已雇得四十餘隻。雖其人未可信任。而內地多留一人。即該夷少雇一人。究不致為其所用。又現有咪喇堅國商船來粵。被暎夷阻止不得進口。並訛傳內地欲借其船打仗。棼已令洋商傳知。並無其事。且諭以彼之不得貿易。皆係

嘆夷之故。但能設法內渡。

天朝仍與其照常通商。藉以安撫其心。使之怨嘆夷而戴

天朝。是即不為我用。亦尚不致有黨惡助奸之慮。至嘆夷現在

之所急者。一在通商。一在求將章程條款。早為議定。蓋用

關防。俾其持回該國。加用掌事印信。以為經久之計。查李

前擬章程四條。未據該夷遵依。續又據其自行擬具條款。

呈請用

欽差關防。其詞尚多矯強。李以事關印文。未敢輕許。但現據投遞

夷文。因海道迅速。已有自浙回粵兵船。定海業已繳還。彼

得有所藉口。且奉

旨飭調兵將該夷亦早得消息自必乘此及早滋擾豈肯坐待攻
勦而我軍則大兵未集後路不濟設再被其乘突關係匪
輕。第一面備文告以患病藉延時日。一面將其條款酌加
刪改發還飭令另繕呈請蓋用關防仍伴諭以此出自奉
之意尚未具奏係

大皇帝之所不知以備將來奕山等到後可以再酌所有現在情
形及查明香港緣由理合恭摺密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收復定海一摺。又據琦善馳
奏查明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喚逆在粵日肆猖獗
攻擊礮臺戕我官兵占據香港擅出偽示種種不法殊堪髮

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辦。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殲除醜類。設法擒渠。必使該逆等片帆不返。方足以彰天討。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地之事。少加寬縱。諒該將軍等身膺重寄。自必志切同仇。伫盼捷音。毋負委任。至琦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懸海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詞。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隆文、楊芳、祁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夷。致滋後患。琦善原摺著發交奕山。

隆文閱看。俟途遇琦善時。將前後二次硃批給閱。原摺仍由該將軍等。遇便呈繳。伊里布摺。並著鈔給奕山。隆文。楊芳。祁墳。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月壬申己革大學士琦善奏竊
於正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將會同備勦逆夷情形及自
續奉

諭旨飭令設法羈縻等又發給該夷文書佯允其將所議條款
益用關防暫圖誘令就我機軸仍俟兵將到齊合力會勦
並聲明但恐該夷聽聞調兵消息不肯坐待勦辦各等情
先後馳奏旋據持文往向該夷傳諭之委員回省面稟據
義律聲稱現聞業已調兵征勦可見等係緩兵之計伊亦
不計章程與前議各款決意定期打仗後再作計較並據

署新安縣知縣彭邦晦稟稱。逆夷前次退泊香港一帶。寄碇下桅。意將休息。今聞內地調兵。復又四出窺探。續思蠢動。又准提臣關天培函稱。先後有夷兵船五隻。小三板船三隻。疊至下橫檔山後採水。並有數夷登山指畫。片刻仍即開船。旋又開去一隻。似係往催後船。或另有詭謀。均未可定。各等語。才伏查逆夷恃強猖獗。一至於此。實屬罪不容誅。勢難再示羈縻。各省所調官兵。甫於二月初二日。准署湖南提督祥福帶到該省官兵六百名。據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帶到該省兵一千名。當經分別咨照。將湖南兵撥赴進省最要之烏涌口。將貴州兵撥赴鎮遠等礮臺。

後山。扼要之太平墟一帶。協力嚴防。惟兵力仍嫌單弱。已節次咨行沿途。將在後行走各起官兵。加緊催趨來粵備剿。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廣州將軍阿精阿。兼署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水師提督關天培。陸路提督郭繼昌。本日。琦善奏稱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滋擾一摺。該夷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並有兵船數隻。疊至下橫檔山後探水。顯露詭謀。惟此時兵未到齊。尚覺單弱。該將軍等務當督飭該省兵弁。及陸續到粵兵丁。分布要隘。協力堵禦。毋稍疏虞。一俟靖逆將軍。及參贊大臣等到後。自應一鼓作氣。帶兵進剿。以靖餘氛。琦善原摺。著發給閱。

看。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一摺。該夷妄肆鴟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朕早料其必有滋擾之事。惟香港距內地尚有四百餘里。儻能嚴密防堵。該夷亦祇在洋面遊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為。定海退去兵船。諒必歸併香港。恃眾負隅。盡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遽行進剿。恐有疏失。本日已降旨。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禦。且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剿。著奕山等兼程前進。抵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集兵丁。奮勇直前。殲除醜類。毋稍觀望。琦善指著鈔給閱看。

癸酉。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才奉

命赴浙。勦辦逆夷。當將由上海起程日期。並夷俘晏士喇喇打釐等。暫緩釋放。壽春鎮標官兵。仍飭前進緣由。先後奏報在案。才於二月初七日。馳抵鎮海軍營。欽遵傳

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並將

諭旨一道。

批摺二件。一併親交伊里布祇領。並准伊里布咨會。二月初三日。派令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帶兵三千名。橫渡定海。於初四日登岸。即據該夷目繳納城池。當將晏士喇喇打

釐釋放。該夷目於初五日率眾登舟。起碇南去。惟蠓峙港洋面。因遭風攔淺。尚有三船未去。湖廣省兵及奉

簡派之韓振先琦忠二員。業已咨行退回。前調江蘇兵二千。亦應停止等因。才伏查現在定海雖據繳回。而蠓峙港洋面。既有未去夷船。即所稱已經南去者。查探亦未駛離浙境。連日西北風大作。該夷順風揚帆。瞬息可以千里。而遲遲其行。已屬叵測。且查接管卷內。有廣東撫臣怡良咨會該夷。竟敢將我香港之土地人民。視為己有。照會我副將賴恩爵撤回營汛。示諭我香港居民。任彼主掌。甚且欲改法度。收稅鈔。種種狂悖。令人背髮指。且由定海駛去之夷船。尚

在觀望。難保其不復折回定海。當此殘破之餘。子女資財。礮位軍械。不為擄去。即被殘毀。為今之計。惟有一面撫恤難民。以收人心。一面擇要設守。以固我圉。然後妥議經久之計。才已飛調現駐甯波府城。辦理軍需局務之浙江臬司周開麒。並江蘇候補知府黃冕。會督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酌帶委員銀兩。星夜渡海。會同總兵鄭國鴻等。俾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勘明地勢情形。妥議安撫設守章程。總以不令一夫失所。一隙可乘為主。惟定海現無礮位。而鎮海一帶。安設之礮。亦屬無多。且乏大礮。用以防堵。猶恐不足。其新鑄之大礮。尚未成功。祇可在於沿海安設礮位內。

酌量抽撥。先行解往。其觀望未去之夷船。亦已嚴飭沿海水陸文武各員。慎密防範。杜絕接濟。務使無利可圖。有威可畏。惟內多應與撫臣劉韻珂商辦事件。若僅函商諮詢。恐有辭不達意之處。業經咨會撫臣。即日前來。面加商榷。定見再行親赴定海。相機辦理。至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徐州鎮兵一千名。江甯駐防八旗兵三百名。皆係揀選精練之卒。應俟廣東省定局後。再行撤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裕謙奏。馳抵鎮海。接受關防。籌辦情形一摺。辦理尚屬周妥。定海既無礙位。著照所議。迅於沿海地方酌量抽撥。先行解往。以資抵禦。所有淺擱夷船三隻。著即派委將弁。

或用礮擊沈。或圍困勦戮。以絕其觀望之心。其未經駛出浙境各船。僅能誘入內地。突出伏兵。痛加攻擊。亦可稍示懲創。周開麒已升任甘肅藩司。仍著暫留該處襄辦一切。劉韻珂與裕謙晤面後。所有應辦事宜。會商妥協定見。仍回省辦公。其善後各事。著即責成裕謙駐紮定海。督同文武員弁。體察居民及地方情形。或應撫恤。或應擇要固守。其城垣橋梁。應否即時修復。添設礮位。應否督匠趕辦。均著悉心妥籌。毋稍草率。該夷行蹤詭譎。難保不駛回滋擾。現在大兵業已渡海。有險可據。軍火糧餉。亦易於接濟。務當督飭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等。加意偵察。梭織巡查。瞭見夷船有回帆蹤影。即著併力轟擊。或繞道截

其去路聚而殲旃。毋誤機宜。是為至要。

乙亥。

諭內閣。前因逆夷攻擊沙角大角礮臺。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及其子陳舉鵬殉難。降旨交兵部加等賜卹。本日據該部請將該副將照總兵陣亡例卹銀七百兩。給騎都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其子陳舉鵬加等給銀五十兩等語。著照所議辦理。該副將身先士卒。決志捐軀。其子陳舉鵬亦能守死不回。同時殉節。實屬忠孝兼全。尤宜渥沛恩施。用昭崇獎。陳連陞陳舉鵬俱著入祀昭忠祠。以慰忠魂而勵臣節。至陳連陞現在有無子孫。著部填查明具奏。

丁丑安徽巡撫程楙采奏。臣伏查喫咭喇夷匪忽浙忽粵。妄肆講張。議者咸稱其分踪遊奕。意在勞我師徒。臣愚以為該夷潛蓄異謀。深入重地。豈不慮沿海地方。祇須堅壁清野。固守藩籬。即能使之坐困。其敢於東西承突。牽綴我兵者。恃有漢奸為之嚮導。其漢奸甘心附逆。亦不一其途。或貪利而暫作爪牙。或犯法而倚為逋藪。或商販捐貲失計。勢被脅從。若得謀者持諭密招。一概宥其既往。有能設謀梟斬酋首。及燒燬該夷巨艦。引類來歸者。許該省文武諸臣。辨明真偽。或循粵東張寶故事。奏懇

恩施。即寸績亦賞賚有差。仍將懸賞格條。大張曉諭。儻被該夷知

悉更足啟其猜忌之心。漢奸在彼。寢處不安。亦必暗生攜貳。一聞赦罪。或當踴躍圖攻。而哄夷實失其指臂矣。議者又謂東南兵力怯懦。難責衝鋒。竊思制事以心。而殺敵以膽。為將者果有以作其義勇之氣。而堅其愛戴之忱。雖婦孺亦願荷戈。何患不成勁旅。今海疆要著。莫亟於募練水勇。酌減客兵。蓋客兵有不便者三。水勇有可恃者五。奔馳遠道。精力已疲。一也。水土異宜。難耐潮濕。二也。月糧不飽。所欲勢必搶掠民財。馭之嚴則激起事端。撫之寬則愈形驕縱。三也。若水勇。一則海濱生長。慣習風濤。二則熟知路徑。可藉差探。三則自衛鄉閭。樂於效命。四則緩急可用。賊

至編之入隊。賊平散之還鄉。即有一二無家可歸。或交營考補名糧。或有司收歸民壯。五則節省物力。以客兵之費。為團練之貲。有贏無絀。通盤籌計。難易較然矣。臣尤慮倭夷現集粵東。一被我師痛創。未必俯首居巢。又將伺隙四出。若令沿海逐加防範。則糜餉滋多。似應擇險扼其要衝。使夷船首尾不能相顧。查福建廈門與臺灣對峙。中有澎湖。可否於此。懸厚駐重兵。多集水勇。與廈門遙為聲勢。安設數千斤礮位。令勇士不時哨探。瞭見夷船經過。即行對面轟擊。庶足以寒其膽而戢其奸。不敢復窺江浙。一面申嚴海禁。務使硝磺薪米及淡水等物。涓滴不得出洋。俟該

夷窮感乞憐。仍請暫緩一二年再降。

恩諭准其互市通商。尤屬一勞永逸。

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琳奏。福建廈門與臺灣對峙。中有澎湖。應行厚駐重兵。多集水勇。安設礮位。嚴斷接濟等語。現在廣東命將出師。聲罪致討。逆夷一經痛創。難保不分頭竄突。自應擇險扼要。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惟由廣東至福建澎湖。是否係必由之路。著顏伯夔、吳文鎔、陳階平體察該處地方情形。密飭員弁預為準備。儻有夷船竄入。立即督率兵勇痛加勦洗。務令片帆不返。以靖海疆。該督等總當先事豫籌。期於有備無患。無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戊寅己革大學士琦善廣州將軍阿精阿兼署兩廣總督
廣東巡撫怡良。漢軍副都統英隆奏。竊臣琦善於二月初
二日。將喚逆決意打仗。斷難再為羈縻。亟籌剿堵情形。具
奏在案。拜摺後。即與臣阿精阿。臣怡良。臣英隆。備細面商。
以該逆如此逞蠻。不獨虎門各礮臺。均極喫重。即由內洋
以至省河一帶。難保不於風潮長發之際。乘勢長驅。查內
河汊路極多。臣等雖於上年冬間。先已擇要飭防。惟歷時
兩三月之久。誠恐椿木等件。或有損傷。沙土礮臺。或有浮
鬆。偏僻汊港。或有遺漏。當於初四日。分駕小舟。出赴東西
各水路。分投測視。並與鄧廷楨。林則徐。率同熟悉河道之

員弁。來往會查。或登山梁。或臨水口。凡應添駐弁兵。及可
以釘椿攔腰設法堵塞之處。均即雇帶工役兵勇。上緊添
辦。正在督催間。接據提督關天培連函報稱。初三初四兩
日。倭夷之火輪船。隨帶三板多隻。疊進三門口內。衝撞牌
樁。施放火箭。將附近官廠民房。肆行燒燬。先經兵勇抵拒。
該船急遽退出。火亦撲息。至第二次復來滋擾。適貴州總
兵段永福帶兵一千名。至彼紮營。逆船旋即回棹。臣等聞
信之下。飛飭各處將弁兵丁。竭力守禦。併馳檄前途。迎催
各省官兵。旋據差往虎門探信之武弁。先後馳回面稟。初
五日。夷兵船十八隻。帶同該夷各三板。將四面環水之橫

檣永安相連兩礮臺。週遭圍繞。火輪船忽往忽來。見各臺上防守緊嚴。尚未動手。初六日昧爽。南風盛發。該逆即占住上風。疊放大礮。攻擊橫檣。永安兩礮臺。又分出兵船火輪船。堵截別臺赴援之水道。經派防橫檣永安之肇慶協副將慶宇題升督標中軍副將達邦阿。香山協水師副將劉大忠。督率兵弁。盡力開礮抵禦。已午之間。逆夷兵船稍為退避。旋見潮長。夷船仍復蜂擁而至。抵死齊攻。直至酉刻。該臺礮聲漸微。想係官兵力竭。遠見逆夷兵船攏岸。夷兵紛紛上山。恐橫檣永安相連兩礮臺。已被占奪。其靠西之鞏固礮臺。靠東之威遠靖遠鎮遠三臺。仍被夷船圍攻。

未解。文報不能相通。不知能否保全。亟回稟報等情。臣等聽聞之下。不勝髮指。查採弁所稟情形。雖未接有提督以下文稟。第各臺被圍。均在緊急之際。即有文稟。亦不能差遞來省。其備細實情。尚須確查。始能盡悉。惟虎門礮臺既已失守。則夷船窺伺省會。即在意中。且虎門之橫檔等礮臺六座。向止例設防兵。自上年至今。疊次加添。並於各後山增雇兵勇協防。統計八千餘名之多。惟因地勢孤懸。夷礮迅猛。以致尚有失守。內河港汊叢雜。比之防護虎門。更關緊要。查內河由獅子洋而入。其近獅子洋者。以烏涌為扼要。近省城者。以獵德及二沙尾。大黃窖等處為扼要。烏

涌一帶已經臣琦善奏明將湖南先到兵一千名咨明署該省提督祥福帶往駐防。其獵德二沙尾大黃窖等處均有原築礮臺。近年疊加修整。添置礮位。並於要隘處所水面安設木牌。水底雜釘木椿。無事之時。留口門以通民船。亦經臣琦善臣怡良將豫備緣由先後奏

聞在案。茲復會同履勘。咸思密益加密。且虎門藩籬既失。則內河更不可疏虞。即先前以為次要之處。今亦應列為首要。當又勘得烏涌迤西。由長洲岡至黃埔深井之間。有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復有白泥沖要隘。均屬入省汊路。該夷大船雖不能駛越。而火輪三板等船。竟可向彼潛行。避開重

兵駐處。故亦不得不倍加防堵。茲復於覆勘各處。無兵者增設。兵少者添多。並寬購木石等物。填塞河道。除遴委將領分駐督防外。其最要之烏涌一帶。臣琦善即馳往駐紮。隨時調度。臣怡良亦即往二沙尾。獵德一帶駐紮。臣英隆帶領滿兵。往大黃窖駐紮。並鄧廷楨。林則徐。亦隨同。臣等所駐之處。協力籌防。臣阿精阿。先既周歷會勘。茲臣英隆帶兵堵禦。省垣重地。未便空虛。已商明留臣阿精阿在城督同司道。嚴密防範。至橫檔永安礮臺失守。臣琦善答實難辭。相應請

旨將臣琦善從重治罪。

琦善等又奏。臣等正在封摺間。復據差往虎門之弁馳回。面稟。初六日晚間。靖遠鎮遠威遠暨鞏固礮臺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不知下落。臣等聞之不勝憤恨。並聞該逆夷兵船五隻。火輪船三隻。直進內河。沿途攻打。已至烏涌。查烏涌離省僅六十里。該處派有湖南兵一千名。督標兵五百名。業已開礮對壘。過此則附近省城之二沙尾最為緊要。先經駐紮撫標兵三百名。適江西兵於本日先到一千名。亦即派往堵禦。臣琦善於拜摺後。即赴該處督率防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等馳奏逆夷大肆猖獗。礮臺據報失守一摺。據奏該逆於本月初三初四等日。駛駕火輪船。隨帶杉

板多隻。疊進三門口內。衝撞牌樁。施放火箭。經副將慶宇等督兵抵禦。至初六日酉刻。逆夷攏岸上山。橫檔永安礮臺。恐被占奪等情。又另片奏靖遠、鎮遠、威遠、鞏固礮臺據稟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覽奏實堪痛恨。該省海口港汊繁多。保無有分路帶兵之事。故特添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迅即赴粵會剿。並諭知梁章鉅。選派廣西兵二千名。迅赴廣東。聽候調遣。其前遣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已諭知裕泰、錢寶琛令其改道入粵矣。現在廣東省城情形喫重。奕山等接奉此旨。著即星夜遄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剿辦。毋稍遲延誤事。以副委任。琦善等摺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琦善等奏橫檔礮臺。據報失守。並另片奏靖遠等礮臺。據稟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覽奏實堪痛恨。已有旨添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赴粵會剿。並調廣西省兵二千名。迅赴廣東。其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亦令改道入粵。並諭知奕山等。兼程前進矣。惟所奏失守情形。皆由該弁兵探信稟報。並關天培有無下落。殊深懸念。計楊芳此時當已早抵廣東。著即會同阿精阿。怡良等。確切查明。迅速具奏。至所奏內河由獅子洋而入。烏涌。獵德。及二沙尾。大黃窖等處。均係扼要。又烏涌。迤西。由長洲岡至黃埔深井之間。有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有白

泥沖要隘亦須堵防等語。現在琦善業已拏問。英隆又派令押解各處要隘備防需人。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會議熟商分頭駐守。各省調到官兵亦著酌量分撥盡力堵禦至省垣重地尤關緊要必須嚴兵駐守以備不虞該大臣等務當協力同心嚴密防範毋任再有疏虞致干咎戾。

又

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喚夷大肆猖獗攻破橫檔礮臺其餘虎門各臺亦俱失守等語已降旨令怡良等協力防禦並飭令奕山等兼程前進矣。現在調赴粵東各兵當已陸續到齊奕山等到後自必即議進剿。因思齊慎久歷戎行著作為參贊大臣酌帶

川兵數百名。星馳赴粵。會同勦辦。毋稍遲延。所有四川提督。著寶興派員署理。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喫逆攻破橫檔虎門各礮臺。直逼烏涌。一搦逆夷。此次大肆猖獗。必須厚集兵力。痛加勦洗。著梁章鉅於廣西省。挑選兵丁二千名。派令曾經出師得力之鎮將大員管帶。迅速前赴廣東。聽候靖逆將軍奕山等調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喫逆攻破橫檔虎門各礮臺。直逼烏涌等語。逆

夷大肆猖獗。不可不厚集兵力。痛加勦洗。前調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赴浙防剿。現在定海業經收復。無須往浙。著裕泰飛咨原派管帶將弁。無論行抵何處。迅即星馳赴粵。聽候調遣。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喫逆攻破橫檔虎門各礮臺。直逼烏涌等語。逆夷日肆猖獗。必應厚集兵力。痛加勦洗。前調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赴浙防剿。現在定海業經收復。毋庸前往。著錢寶琛即將赴浙各官兵。諭令星馳赴粵。無論行抵何處。該撫飛咨截留。促令原派管帶將弁。改途迅往廣東。聽候調遣。其前次調赴廣東。未經過嶺各起官兵。亦飛飭管帶各員。星馳赴粵。毋稍延誤。

辛巳。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照夷船於繳回定海後。尚有夷船三隻。在嵎峙港洋面擱淺未去。其餘各船。亦復逗留浙洋。當經等據實奏明在案。旋查嵎峙港與定海雖隔一山。而離定海縣城外之道頭地方。僅止水程五六里。且在山上支搭帳房。是名為起碇南去。實則仍在定海。當即嚴飭定海鎮總兵葛雲飛並沿海水師各鎮。會督文武各官。嚴密防範。杜絕勾接。並察其意向。稟候查辦去後。即據葛雲飛稟查探該夷船有一隻擱淺。兩隻在彼剝載救護。至初七日辰刻。潮長浮動。山上帳房隨即折去。初八日辰時。全數

開行。定海港中已無夷船。又據象山營縣稟報於二月初五日。已時起至酉時止。有夷船十八隻。陸續由北駛至。內九隻先後往南駛去。尚有九隻停泊西嶼外洋。至初七日。已時。南去六隻。由碇齒港向北駛去一隻。仍有二隻停泊西嶼外洋等情。擊伏查該夷船遷延不去。已屬叵測。且初七日復有折回北駛之船。更多詭譎。其由碇齒港向北。仍係往定海及乍浦江蘇之海道。既未據定海鎮報有折回之船。亦未據定北營縣報有夷船經過。該夷船自定海前往廣東。必由黃巖溫州二鎮所屬洋面經過。屢經擊嚴檄飛查。迄無隻字稟覆。擊現又飛飭沿海營縣並咨會江蘇

省留心查探。加意防範。該夷船如敢近岸窺伺。或勾引漢奸。買賣接濟。即係不遵。

天朝法度。有意尋釁。約計礮力能及。開礮轟擊。儻竟抗拒。即當會同提臣余步雲督率鎮將弁兵痛加勦洗。以彰

國威而洩民忿。至定海地方。自被陷以後。城垣礮臺。及近城十數里之內。人民廬舍。無不殘毀。幾於難犬無遺。慘毒已極。現在雖成我主彼客之勢。而收拾殘破。安輯瘡痍。殊非易事。昨據撫臣劉韻珂來函。囑於定海城外道頭一帶。先行挑挖濠溝。建築土城。適與督意見相同。業已飛飭印委各員酌量地勢。即日興辦。既資保障。又可使乏食難民藉覓

口食。惟難民多至數萬餘人。不能咸使工作。且婦女老稚。及體質文弱。不任力役之人。亦頗不少。棲宿無所。衣食無藉。更為可憫。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被害城鎮鄉村中。實在無力難民。無分極貧次貧。概行給予三箇月口糧。其焚毀房屋。查明間數。照例給銀。令其自行搭蓋。俾海外窮黎咸沾。

德澤。以仰副。

聖主軫念海疆。不使一夫失所至意。至被毀城垣礮臺。等亦已飛飭出產甄石之甯波。紹興。二府。豫行採辦。一俟勘定。即一面具奏。一面興工。以期迅速。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查明夷船情形。並辦理善後一摺。所有定海城鎮鄉村中。實在無力難民。無分極貧次貧。均著給予三箇月口糧。其焚毀房屋。查明間數。照例給銀。令其自行搭蓋。以資棲止。其餘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據奏夷船遊奕無定。情殊叵測。難保不藉端赴江蘇海口一帶滋擾。江蘇各營兵力強弱。裕謙素所深知。僕該夷船分頭肆擾。該省兵丁。能否堵禦。著審度情形。悉心籌畫。如不能得力。即著派委總兵一員。帶領兵弁馳赴江蘇應援。僕有可乘之機。併力攻剿。亦可以示懲創。至該夷船自定海前往廣東。必由黃巖溫州二鎮所屬洋面經過。何以並未稟報。著仍檄催該鎮。確切查明。即行飛報。勿任遷延誤事。該

大臣務當於江浙兩省現在夷船遊奕情形不分畛域通盤籌盡首尾相應切勿顧此失彼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裕謙奏夷船遊奕往來並酌辦善後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妥辦並諭以夷船如果北駛當與江蘇省互相照會並令派委總兵帶領兵弁馳赴江蘇接應矣江蘇海口紛歧必當仍遵前旨嚴密防範毋稍疏虞儻遇夷船攏近著分飭將弁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可開放槍礮伊里布等仍酌量情形或須添兵堵勦之處著一面奏聞一面調撥不可坐失事機儻防堵稍有不加或被該夷竄入港汊滋事惟伊里布等是問恐不

能當此重咎也。懍之。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_等前因定海甫經收復。難民尚未安集。現有大兵駐紮。撫綏設守。彈壓各事宜。必須明幹大員。前往督辦。方臻妥善。查有現在甯波府城辦理軍需之浙江臬司周開麒。精明幹練。熟悉海疆情形。奏明飭調該司。帶同江蘇候補知府黃寬。甯波府知府鄧廷彩。東渡督辦在案。旋據稟稱。該司於接札後。適接撫臣行知。已奉簡放甘肅藩司。誠恐省中委員接署。且定海難民。多有在甯波府城者。應如何資遣撫恤。尚須酌定章程。請俟省中信到。再行啟程。_等當以該司陞任藩司。自應一面請

親一面迎摺北上。惟事有緩急。當此有事之秋。不能同日而語。現在浙江司道。類多生手。定海善後。不能不擇人而任。擬與撫臣劉韻珂商定。奏留該司一手經理。至甯波府城難民。一聞該司東渡。有所倚賴。自必爭先復歸故土。甯紹臺道尚開模自能料理資遣。其應如何撫恤。業已粗定章程。專俟該司前來。指示辦理。明白札飭去後。又據稟稱。現奉撫臣知會。擬欲奏留辦理秋審。急須回省面商。勢難分身。軍需係藩司經理。定海係甯紹台道所屬。所有撫恤事宜。可否酌量改委。察核該司先後兩稟。竟似因陞任他省。心存畛域。托故不行。冀圖脫身事外。且藩司坐鎮省城。籌

撥糧餉軍火彈壓地方。責任綦重。甯紹台道。因甯波府知府調赴定海。該道必因駐紮郡城。皆係不可調派之員。又經嚴行批駁。該司苟能顧全大局。以

國事民命為重。必當將現奉 督調赴定海緣由。據實於謝恩摺內明白聲敘。先行拜發。仍即飛赴定海聽候

諭旨。乃該司仍以謝

恩摺。必得回省與撫 臣面商。方不致有兩歧。善後事宜。可以從容辦理。為詞稟覆。且以奏明督辦軍需之大員。竟敢擅離職守。徑自啟程回省。等伏思定海地方。夷船甫去。城郭成墟。粵東之剿撫。現未定局。定海之設守。即間不容髮。已非可

以從容之事。況難民之瑣尾流離。未歸故土。聞者尚為心傷。該司身親目擊。竟忍委之而去。該難民等聞此舉動。必將更形解體。觀望不返。即腹裏民人。亦必驚疑惶惑。至謝恩摺內。如果據實聲敘。何待與撫臣面商。方不致有兩歧。尤不可解。是該司之貽誤事機。玩視民瘼。實屬孤負。

聖恩。浙江省吏治營伍。習於驕惰畏葸。已非一日。以致上年定海縣開門揖盜。上煩

宸廑。若不嚴行指叅。以起頽廢。則將來善後章程。必致徒法不行。於海疆大有關係。相應請

旨將升任甘肅布政使浙江按察使周開麒。先行交部嚴加議處。

仍扣留浙江差委以觀後效。儻敢始終玩忽再行嚴參治罪。

諭內閣。裕謙奏特參託故推委之升任藩司一摺。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經該大臣奏明調赴定海辦理撫恤各事宜。輒敢託故不行。實屬怠玩。周開麒著開缺。交部嚴加議處。仍留於浙江交裕謙差委。如能奮勉再行具奏。儻始終玩忽。即著從嚴參辦。

壬午。己革大學士琦善廣州將軍阿精阿兼署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漢軍副都統英隆奏竊臣等前奏橫檔礮臺失守。並於拜摺時復探知虎門各礮臺俱失。提督臣關天培未知下落。亦即附片奏

聞在案。旋據署水師提標參將李賢稟報。提臣關天培及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麥廷章同時在臺陣亡。臣等不勝憤恨。查虎門既失。則烏涌即為前敵最關緊要。先經臣琦善調派已到之署湖南提臣祥福帶湖南兵九百名。同本省兵七百名駐紮防堵。臣琦善正在起身赴彼督剿。即據稟報二月初七日逆夷兵船直攻卡座。施放飛礮火箭。打入營盤。各官兵奮力抵敵。槍礮致斃逆夷約數百名。無如逆夷火器甚烈。四面焚燒。署湖南提督祥福暨遊擊沈占鰲守備洪達科俱已陣亡。其餘尚未知下落。其烏涌並虎門傷亡兵丁亦因夷船阻隔。未能遽知確數。自是之後。逆夷猖

礮愈甚。竟將兵船火輪船。聯絡多隻。乘潮駛至。距省不過三十里之二沙尾地方。雖飭沿途將弁竭力抵禦。惟逆蹤正極兇狠。恐即近逼省城。臣等憤激之下。誓不與此逆同生。惟有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林則徐。督率文武。戮力同心。堅拒固守。聞參贊臣楊芳已入粵境。即委員飛往迎催。即日。至省。妥商勦辦。

諭內閣。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陣亡一摺。逆夷攻擊虎門礮臺。及烏涌卡座。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麥廷章。署湖南提督祥福。遊擊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先後被害。殊堪憫惻。俱著加恩。照例賜卹。以慰忠魂。其傷亡兵丁。亦

著查明照例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等馳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及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麥廷章同時在臺陣亡。署湖南提督祥福遊擊沈占鰲等備洪達科俱在烏涌卡座陣亡等語。逆夷猖獗。連傷我提鎮大員。殊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該提督等加恩賜卹。其傷亡兵丁。著楊芳等查明具奏。候朕施恩。現在逆賊方張。距省不過三十里。逼近省城。全在文武大員戮力同心。熟籌防禦之策。以遏夷氛。著楊芳。阿精阿。怡良。將各省調到官兵。妥為布置。併力守護。務須鼓勵將士。安撫居民。仍將近日常何接仗情形。迅速馳奏。以紓朕念。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逆夷直進內洋。攻破烏涌。離省僅三十里。已降旨。飭楊芳等。分兵固守矣。逆夷大肆猖獗。連傷我提鎮人員。可恨之至。必當盡數勦洗。著奕山等。無分晝夜。兼程前進。遂次如遇。調赴粵省兵將。即著帶同前往。並著查探逆夷進兵路徑。如可密遣兵弁。截其去路。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奮力殲勦。方能制勝。所有續調各省未到兵丁。著即星夜嚴催。迅速抵粵。會勦。是為至要。琦善等。摺著鈔給閱看。

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等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奉到

硃諭現已將汝調任京口。更屬責無旁貸。諸凡勉之。欽此。跪讀之下。悚懼難名。惟值此喫逆未經殄滅。於防範喫緊之際。更當竭力報效。查京口地方。水陸交衝。直達海口。巡查防範。均關緊要。等前經親至岡山。督飭水師官兵。將該處所設礮位。演放。尚能致遠。當飭水師副將。加添官兵防堵。並令在於沿江要隘。不時稽查。夷逆漢奸。用臻嚴密。等於文移內。知喫逆在粵。以繳還定海為詞。籲懇代為奏請。

恩施。乃該署督即准該逆自粵赴浙。沿途購買食物。發給照驗。一紙。等不勝駭異。查該逆前因糧盡計窮。呈遞字帖。祈撫求和。及至到粵。又敢鴟張。翻覆無常。顯而易見。何得又從其

請發給照驗。資其口糧。豈非墮其奸計。第恐該逆持照
上游江境。漢奸涸跡商民。又經添派滿營官兵。移請大礮
四位。安設象山東馬頭隘口。逐日演放。以壯聲威。藉資熟
練。再查京口額設滿營官四十八員。甲兵一千一百三十
七名。到任後。挑選八百名。時加操練。逐一指授臨陣機
宜。三月以來。官兵咸知踴躍奮勵。設有警報。即帶領滿
營官兵。相機辦理。至該逆遠涉數萬里洋面。遊奕半年之
久。若非偷買內地米糧。何能接濟。且奸商惟利是圖。獲有
重價。自必潛相交易。仰懇

敕下沿海各督撫及監督等。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港口。嚴密稽查。

暫為一律封閉。一船一人。不准出入。俾內地米糧等物。不致偷漏出洋。暗中接濟。則該逆無所資食。漸就勢蹙。計窮。封閉港口後。乘漢奸與逆夷呼吸難通之際。地方官吏。營汛官兵。竭力設法。接捕。使漢奸無地潛藏。即可易於就獲。不惟得知逆夷虛實。且逆夷亦失其接濟。乘機分兵攻擊。一面在粵擒其渠魁。殄其醜類。一面在浙克復定海。使其不能兼顧。則該逆釜底餘生。可以一鼓殲除淨盡。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裕謙。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本日據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陣亡。烏涌卡座被擊。逆夷兵船火輪船。聯結多隻。乘潮迅駛。距省不過

三十里。現飭將弁極力抵禦等語。逆夷益肆猖獗。不勝髮指。浙省洋面。現在尚有夷船遊奕。江浙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著該大臣等務遵前旨。加意防守。毋稍疏虞。又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港口。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不准一船一人出入。俾內地米糧等物。不致偷漏出洋。暗中接濟。並摺捕漢奸。藉得探知夷情虛實等語。所奏自係未知收回定海一節。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海齡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據裕謙奏。浙江象山縣營稟報。於二月初五日。有未經駛出浙

境之夷船十八隻陸續由北駛至。內九隻先後往南駛去等語。夷船由浙入粵。必由黃巖温州二鎮所屬洋面經過。據裕謙奏屢查未見稟覆。恐所稱南駛之船難保不竄入閩境。顏伯燾陳階平現俱駐紮泉州。防堵廈門等處要隘。著仍遵前旨嚴密巡查。如有夷船滋擾。即著併力攻擊。以示懲創。其有應堵各港。並著顏伯燾等分飭將弁認真堵禦。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參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託故推諉。當降旨令其開缺。交部嚴加議處。仍留浙江差委。該部議上時。自必照議革職。惟現在定海辦理各事宜。是否必需該員經理。

並該員能否得力之處。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再降諭旨。

參贊大臣楊芳奏。竊^才前在江西豐城縣途次。接奉

廷寄。遵即趨程入廣東。又奉

廷寄。催令^才加緊馳行。並准軍機處鈔寄

上諭硃批及琦善原奏。^才跪讀之下。同深悚感。飛馳至清遠縣。接

督撫臣琦善等信。該逆連次攻破礮臺。戕害官兵。聞之不

勝髮指。連日東南風緊。當即換坐小船。日夜迎風加緯。茲

於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省城。與^臣琦善。阿精阿。怡良。英

隆。及原任總督^臣林則徐。鄧廷楨等相見。詢知賊船離省

二十餘里。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遊奕勢益猖獗。^才

登城周視。內層老城尚屬完厚。旗兵分段固守。阿精阿督率周密。外層南臨大河。商賈填溢。靠城高樓大廈。層層櫛比。不及內城堅厚。城身亦低。係督撫標及廣州協官兵分守。其內外雉堞。低於屋頂。賊來再為立時推倒牆瓦。以便施放槍礮。可以固守。近日兩城居民多攜眷遷避。等皆受

恩深重。惟有獎勵士卒一力防守。而東西正北三面城外陸地。分撥總兵長春所帶江西兵一千五百名。及琦善調回協防太平墟總兵段永福所帶貴州官兵一千名。於本日申刻趕回。三面分駐。內外聲勢聯絡。才收集陣亡總兵祥福所

帶湖南官兵除烏涌陣亡受重傷之外尚有五百餘名。豫備分段援應。共保無虞。可以仰慰。

聖廕第城大兵單。近守不能遠攻。且水戰更非所長。再四躊躇。夷礮猛烈。既不可任其迫近城下。現備塞河竹排。每排添安大木桶二十箇。內貯棉絮。灑捲毒藥。浸透桐油。上蓋稻草。近日東南風多。俟潮退賊至。順水迎燒賊船。一面設法購致水勇。用為反間。如能斬獻渠首。許以重賞。一俟臣奕山等到粵。大兵雲集。即當併力勦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防守情形一摺。據奏老城尚屬完厚。士卒協力防守。分段援應。可保無虞等語。覽奏。

稍紓憂念。現在前後調赴粵東官兵。已有一萬六千餘名。長春段永福等所帶之兵。不及十分之三。計後此赴粵之兵。日內必有續到。可不至有城大兵單之慮。現在逆船駛進內河。即屬深入重地。若能抄出該夷船背後。斷其歸路。前後夾攻。可期一鼓作氣。聚而殲旃。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相度機宜。和衷商議。儘續到之兵。足數調遣。遇有可乘之隙。斷不可拘泥。專候奕山等到省。然後勦辦。兵貴神速。楊芳自知。若稍存觀望。坐失事機。豈不大負委任。所奏豫備竹排木桶。迎燒賊船。及設法購致水勇。懸賞殺賊等事。均著照所議妥速辦理。

又

諭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現在防守可期無虞等語覽奏稍紓憂念前有旨令該將軍等無分晝夜兼程前進如遇赴粵官兵即著帶同前往計已奉到遵行矣現在賊船駛進內河離省止二十餘里雖楊芳奏稱防守無虞情形究屬喫重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星夜邁行遇有赴粵之兵即催令先赴廣東俾資防剿毋任片刻逗留致有貽誤楊芳摺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照定海夷船於二月初五日起碇後至初七日已時由象山縣洋面南去十五隻尚有二隻停泊象山縣之西嶼外洋又有一隻從碇齒港往北行駛

其在蠡峙港擱淺並救護之夷船三隻。甫於初八日辰時先後開行。當經^督將籌辦堵剿緣由恭摺奏報在案。茲據象山營縣先後稟報停泊西嶼外洋之夷船二隻。於初七日酉時開行南去。初九日巳時又有夷船四隻。後帶有杉板船一隻。由東嶼外洋自北往南駛去。又據象山縣巡南之定海營縣稟報自初六日巳時起至初九日酉時共有夷船二十二隻。先後從潭頭山外洋往東南駛去。並未停泊等情。^督查前泊定海夷船連擱淺後開者共止二十一隻。今象山定海營縣稟報南去之船計有二十二隻。數目已不相符。並有進口漁船據稱現有夷船二十隻在離定

海約二百餘里之極東深水外洋。又聞尚有二隻已往北駛。雖未據北路營縣報有夷船入境。而營縣之探報。每不若漁船之迅速準確。且該逆之繳還定海。係因琦善擅給香港馬頭。即日通商。不啻以羊易牛。又聞我

皇上屢飭浙省進兵。克復定海。併

簡派

擊才

前來攻剿。明知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喜懼交併。徜徉而去。

蓋猶恃琦善為秦山之靠也。今奉

嚴旨。將琦善革職。擊問。大張撻伐。不准通商。該逆進退失據。勢必竄回定海。早蒙

聖明指示。是定海之設守。為目前之要務。查前此伊里布調派浙

江提標及壽春處州衢州金華等標營兵二千四百名。又定海鎮標兵六百名。前赴定海。等接印後。又與提臣余步雲商定。將現在鎮海等處之定海鎮標兵丁一千八百餘名。一併飭回定海。共計已有兵四千八百餘名。派令曾厯戎行之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擇要安營。互為犄角。固守城池。併由鎮海撥去一二千斤。及數百斤礮五十位。火藥鐵彈各數萬斤。原奏此處未盡就兵力礮位藥彈而論。已不為單策應之兵。才現亦會同提臣余步雲密為調度。隨機辦理。惟定海縣城濱臨大海。該逆在船放礮。力能及城。當此瘡痍未復。驚魂未定之時。

民間既易驚惶。且該逆在船施礮轟擊。亦非兵力所能禦。
擊前臺請於道頭地方。建築土城。並修理城垣礮臺。既不
能刻期竣事。卽雇募水勇。暗伏山島。截其逼近定海之路。
亦必得於三四月間。俟閩省漁船來浙之時。雇募備用。方
能得力。均屬緩不濟急。計惟有安設力能致遠十餘里之
七八千斤大礮。夷船一經抵岸。卽行開礮轟擊。則彼礮尚
未及我城。而我礮已先及彼船。庶足以懾逆夷之膽。而壯
我兵民之氣。彼怯我壯。自能百戰百勝。惟浙省並無大礮。
前此擊及伊里布。先後咨借閩省礮匠。前赴江浙二省。鼓
鑄大礮。甫准浙省委派精於鑄礮之都司顧德銘。管帶礮

匠前來鎮海購備料物。團做土模。起造礮竈。尚需時日。既恐逗留未去之夷船。仍復折回。更慮該夷另有援兵。乘風北上。一經廣東擊敗。必將承突定海。以圖一逞。不可不早為之計。查閩省舊礮本多。又有新鑄之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十八位。現尚開鑪續鑄。購買鐵斤木炭。鳩集匠工。亦較浙省為易。相應請

旨。敕下閩浙總督酌撥新鑄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數位。備帶合膛鐵彈各數百粒。迅速解赴定海。以資防守。其工料價值。即由浙江軍需局撥還閩省。俾得續鑄補數。一轉移間。閩省仍無短礮之虞。定海得有大礮之益。且浙省之工。可以

早竣。蘇省之礮。亦可早鑄。再^才前接閩浙督臣顏伯燾來
函。商借江蘇火藥。^才業已交卸兩江督篆。自應由江蘇督
撫臣酌量辦理。惟兩江督臣伊里布甫經回任。署江蘇撫
臣程商米亦到任未久。江蘇火藥係^才在江蘇時一手經
理。深悉底蘊。可以酌撥。且閩省情形尤關緊要。^才已將江
蘇存藥及硝磺數目咨會伊里布。程商米在於借到皖豫
二省火藥內酌撥三萬斤。解赴浙江轉解閩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查探逆夷情形。豫籌防守一摺。
據奏夷船二十餘隻。停泊定海外洋。現在廣東不准通商。難保
不竄回定海。已撥兵四千八百餘名。礮五十位等語。所辦尚好。

惟策應之兵。最為要著。著即會同余步雲先事豫籌。密為調度。無致臨事周章。該大臣奏建築土城。雇募水勇。均屬緩不濟急。必須安設大礮。請於閩省酌借等情。已諭知顏伯燾等妥籌酌辦。惟閩省沿海地方。亦關緊要。該處新鑄礮位。能否多餘。足敷借撥。尚難懸定。據奏閩省委員礮匠。已至鎮海。雖製造尚需時日。可免往返搬運之勞。著該大臣迅即飭令該委員等趕緊鑄造。毋誤事機。其修城雇募各事宜。仍著隨時趕緊籌辦。次第舉行。不得以一奏了事。

又

諭本日。據裕謙奏定海需用大礮。請借閩省礮位一摺。據奏閩省

舊礮本多。復有新鑄大礮。請酌撥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數位。備帶合膛鐵彈各數百粒。迅速解赴定海。其工料價值。由浙江軍需局撥還。俾續鑄補數等語。現在夷船停泊定海外洋。自應豫籌防守。惟閩省沿海地方。亦關緊要。著顏伯燾。吳文鎔體察閩省現在情形。如新舊各礮準備本省防堵之外。實有多餘。足敷借撥。即照裕謙所請。如數借給。不得稍存畛域之見。僅僅敷本省之用。不能再有贏餘。著一面據實具奏。一面知照裕謙。毋致顧此失彼。是為至要。

裕謙又奏。竊惟喫逆所恃。惟船與礮。而礮既不能離船。船又不能近岸。是船礮所不能至之處甚多。緣夷船喫水甚

深故不畏風浪而畏礁淺。但使內地城池。不偏臨海口。即或城瀕於海。而城外有淺灘十數里。夷船便不能駛近。若該逆改換杉板小船。則祇可裝載二三十人。無篷帆。無礮位。無錫竈。不能橫渡大洋。不敢遠離大船。一經上岸。不難全數殲擒。上年浙省喫逆兵船。闖偏餘姚塘岸。陷擱淺沙。人船並為我兵勇所獲。其搶登杉板小船竄遁者。竟亦不能回定。為上虞慈谿擒獲。不食已經二日。此外夷大兵船不能駛近淺岸。而小船不敢遠離大船之明證。至於數千斤之大礮。夷船雖能任載。而祇可施於深水外洋。不能施於近岸之內洋。蓋內洋水淺。近岸又必有明沙暗礁。為之

攔護。若放此數千斤之礮。船必倒退。一經攔淺。船底著實。立刻震裂。故在內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數百斤之礮。不過口門窄而後身寬。多受火藥。且施放靈熟。較官礮畧遠一二里。然亦止及數里以內。實無遠及十餘里之事。即如定海城外之道頭。距城僅三里。故夷礮能及至鎮海城外。有淺灘十餘里。夷船初亦曾試開數礮。未及城數里而墮。自後不復開礮。蓋恐官兵知其力量所止。至乍浦沙灘較近。夷船與官兵開礮。便互有損傷。廣東福建所奏亦然。是彼礮能及我。則我礮亦能及彼。我礮不能及彼。則彼礮亦不能及我。又其明證。不然。夷船既侵犯虎門。廈門。定海。

何愛於守泊數月之鎮海。及來往必由之乍浦等處。而不
敢屢犯乎。又何愛於四面環海之臺灣瓊州而不犯乎。沿
海洋面。外似一望汪洋。其實水中沙線千條萬縷。縱橫曲
折。即平底沙船。尚必多雇小舟。熟習沙線者。探水引路。乘
潮行駛。潮退立虞淺擱。故凡船之利於大洋者。必不利於
內港。猶之利於內港者。必不利於大洋。至江蘇除吳淞口
崇明寶山。最為險要外。其淮揚海三府州所屬洋面。外無
屏蔽。潮來甚溜。又有黃河口之五條大沙。或沈或浮。東向
直出。若遇東風。則風水相偪。轉舵不靈。舟隨溜擱。靡不損
壞。即海運沙船。尚必繞出其外。山東登萊二府之成山。雖

陡入東海。而非通商馬頭。不過為南北往來之標準。天津洋面。外有旅順口。登州府城。南北對峙。中間山島林立。洵為天險。其直沽口。距天津府城甚遠。船入內港。既非若大洋之可以橫行衝突。又非偪城咫尺之可以礮火攻擊。且北人不習於海。並無漢奸。至奉天所屬各港口。門均淺。且有線沙。為閩廣南洋船所最畏。何況夷船。是以海賊蔡牽等滋擾浙閩粵三省十餘載。從無擾及山東。直隸。奉天之事。即北洋貿易。亦均係平底沙船。其閩廣南洋鳥船。赴關東者甚少。蓋北洋之情形。與南洋之情形。迥乎不同。南洋多石島之明險。而北岸多沙線之暗險。夷船畏暗險甚。

於明險。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祇緣承平日久。不但民不知兵。抑且官吏水師皆不知考求試驗。扼要以待。一聞外洋夷船夷礮。不知如何猛烈。如何神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遂致沿海皆為不靖。相應請

旨。敕下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縣營。徧歷本屬洋面。測量水勢之深淺。灘岸之遠近。沙線之險易。何處小舟可通。而重載大船不能到。何處內地大船可通。而外洋大號夷船不能到。以及港岸口門。距大洋若干里。水深若干丈。城池距岸距灘距洋若干里。險溜暗礁若干處。一一試探酌量情形。分別最要次要。何處應安兵安礮防守。何處應令地

方居民自為團練防守。何處勿庸防守。一面修理軍械。操練兵丁。籌備糧餉。製造鉛彈火藥。整飭塘汛驛站。以期有備無患。並明白出示曉諭兵民。該夷除船礮外。別無技能。而其船礮所能至。又不過數處。且來意止圖要求通商。並無奢望。亦斷不敢深入。不必到處張皇。自相驚擾。以安人心。以節兵力。以省經費。仍隨時差人偵探。一有夷船入境。即嚴禁淡水食物接濟。違者以通夷論斬梟示海濱。該夷船如敢駛近口岸。相度礮力能及。即開礮轟擊。該逆無隙可乘。糧芻告匱。斷不能與我持久。僅敢鋌而走險。或入淺灘。或登陸岸。便可大加勦洗。不令其一人生還。此以逸待

勞。以主待客之法。亦即堅壁清野之法。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敬陳沿海情形一摺。據稱喫逆所恃。惟船與礮。夷船喫水甚深。不畏風浪。而畏礁淺。瀕海各城。外有淺灘。十數里。便不能駛近。若該逆改換杉板小船。祇可裝載二三十人。不敢遠離大船。一經登岸。不難殲擒。至於數千斤大礮。祇可施於深水外洋。不能施於近岸之內洋。內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數百斤之礮。較官礮畧遠一二里。然亦止及數里以內。實無遠及十餘里之事。灘距岸遠。船不能近。礮即不能及。再沿海洋面。水中沙線。千條萬縷。南洋多石島之明險。北洋多沙線之暗險。夷船畏暗險。甚於明險。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等語。著

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縣營徧歷本屬洋面。測量水勢。深淺。灘岸。遠近。沙線。險易。何處小舟可通。而重載大船不能到。何處內地大船可通。而外洋大號夷船不能到。以及港岸口門。距大洋若干里。水深若干丈。城池距岸。距灘。距洋若干里。險溜暗礁若干處。一一試探。分別最要次要。何處應安兵礮防守。何處應令地方居民。自為團練防守。何處無庸防守。一面修理軍械。操練兵丁。籌備糧餉。製造鉛彈火藥。整飭塘汛驛站。以期有備無患。仍著隨時偵探。先行曉諭沿海各處居民。如有夷船入境。嚴禁淡水食物接濟。如敢故行接濟者。即行梟首示眾。逆船若駛近口岸。相度礮力能及。再行開礮。儘銳而走險。或入淺灘。

或登陸岸。即著大加勦洗。該將軍等務各酌量情形。分別妥辦。勿涉張皇。亦無稍貽誤。是為至要。

裕謙又奏。竊聞喫逆在粵。已退出外洋。此次粵東所調川黔勁兵。皆長陸戰。守則有餘。至於乘夜出洋。燒擊夷船。及攻勦香港。則究不如本地水勇之得力。語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三千。以其習水土而熟賊情也。查有粵東鈔本番鬼錄。係喫夷商人。用夷字紀載見聞。近年粵東通事。用漢字譯出。改名華事夷言。其言雖屬鄙俚。然係該夷本國自相告語之詞。故於鴉片之數目。走私之情節。一一直言不諱。而末段言中國之人。柔弱不善戰。水師軍器皆不中用。

惟廣東岸上粗工力作之人及水中營生之人勇壯有力。歐羅巴人皆不能及。若揀充兵丁。可謂精兵等語。是粵東沿海水勇。為該夷所忌憚。已情見乎詞。聞前年。暎夷兵船在粵。被水勇乘夜焚燒二隻。去年。大號兵船自該國抵粵。時銳意攻犯。一聞該省總督下令懸立賞格。凡沿海水勇殺一白夷者。賞洋銀二百圓。殺一黑夷者。賞洋銀一百圓。焚燒夷船及人船並獲者。各有重賞。又嚴禁接濟。彼時夷船上之漢奸。皆不復為賊用。而思為我用。該夷聞風疑忌。亦不肯信用。併不肯容留。解散賊黨。離間賊心。最為善策。即粵上年。在寶山防堵。亦曾懸示賞格。無論兵民漢奸夷。

人有擒獻義律者。賞洋銀五萬圓。殺一白夷。賞洋銀一百圓。殺一黑夷。賞洋銀五十圓。擒獲大夷船一隻。賞洋銀一萬圓。除船礮入官外。其船上之洋銀貨物。全數充賞。並差人四路偵探。設法密拏。該逆義律始終未敢攔入江南洋面。是其明證。乃聞琦善到粵後。散遣壯勇。不啻為淵驅魚。以致轉為該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礮臺之陷。其奏中所云。山後漢奸。即係散遣無業之壯勇。不問可知。現在逆夷在粵。通共不過六七千人。除水手外。戰兵不過三四千人。全賴漢奸為耳目影黨。果如粵中前立賞格。亦不過費數十萬金。即可不傷一兵。不折一矢。殺盡賊眾。散盡賊眾。似

屬萬全之策可否請

旨敕下靖逆將軍參贊諸臣。查出上年該省所立賞格。速行出示。並召募水勇。多多益善。較之征調他省官兵。事半功倍。以之相機攻剿。可補兵力之所不及。至香港孤懸洋面。非如定海田土寬廣。漢奸既為我用。便可斷其接濟。該港淡水食物。斷不能供贍數千逆夷。該夷船遊奕已逾半年。所帶糧餉。亦必將告匱。祇要我兵嚴守口岸。不令駛近。不過數旬。不難制其死命。

裕謙又奏。再此等水勇。均屬匪類。廣東呼之曰爛崽。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間有傷亡。亦不足惜。既不致

有損

天威併可為地方除害。又等探聞海外各國因暎逆滋事。貿易平常。無不同深怨恨。如歐羅巴。咪喇。佛郎。機諸國。其勢力亦均與該逆相等。在

天朝自不值明降

諭旨。令其幫助。而懸賞告示內。不妨聲敘。無論兵民水勇漢奸及各國夷人。一體准其殺賊。請賞字樣。再出示曉諭各國。

大皇帝君臨天下。中外一視同仁。順者撫之。逆者剿之。暎咭喇肆逆犯順。現已調兵征剿。與爾等各國無干。爾等均准照常貿易。儻暎逆膽敢恃強阻攔。致礙爾等生計。准爾等各國

在外洋開礮轟擊。或另用兵船。擣襲其國。亦無不可等語。既可安各國之心。又可懾逆夷之膽。並密傳洋商中之能事可靠者。諭令作為已意。用反間之計。隨機應變。捕弄慙。通使彼互相殘殺。我兵儘可靜以待動。迨該逆孤立無偶。勢益窮蹙。官兵水勇乘其敝而擊之。區區小醜。不難一鼓殄滅。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請懸賞招募水勇。以散漢奸。並准各國夷人一體殺賊請賞等語。逆夷在粵。大肆猖獗。現已調集各兵。令奕山等迅加進剿。想該將軍等到後。自可一鼓成擒。殲茲醜類。惟所調各路官兵。長於陸戰。至出洋燒擊攻剿。或不如水勇之

得力。茲據裕謙奏請懸立賞格。出示招募。可補兵力之不及。著奕山等即行設法招募。務令悉為我用。以散奸黨而消賊蹤。其另片奏請於懸賞告示內聲敘各國夷人一體准其殺賊請賞。是否可行。並著奕山等酌量辦理。裕謙片二件。均著鈔給閱看。裕謙又奏。擘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定海即使繳出。官弁因之傷亡。人民受其荼毒。思之實堪痛恨。至香港一層。係琦善代逆懇求。朕斷不准其通商。該大臣惟當一意勦辦。毋得存一通商之見。稍事游移。粵省既已大張撻伐。難保該逆船隻不復竄回定海。將來進勦時。兵力設有未敷。

所有前調楚省官兵著即一面徵調接應一面奏聞等因欽此。
又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楊芳所稱現在大局或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在偏僻小
港屯集貨物等語亦屬非是此時萬不許作此議論等因欽此。
仰見

聖謨宏遠

乾斷堅定凡屬臣民無不同深欽感。竊伏查現在浙江情形當以守
為戰以禦為勦無事進取所有楚省官兵已經伊里布以
應否調赴廣東奏請

訓示設該逆敢再承突而來。才惟有會同提臣余步雲欽遵

諭旨。督率鎮將弁兵。協力同心。痛加勦洗。務期盡殺乃止。斷不敢
稍事游移。致蹈覆轍。再定海地方。於被占後。該逆輒將近
城之東山地方。民間墳墓盡行發掘。剖棺棄屍。以致殘骸
遍野。慘毒已極。又即在該處埋有逆屍數百具。以紅土為
記。努忿恨之餘。已飭將逆屍確切查明。逐一刨出。戮投
諸海中。以免汚我土地。其被掘民間屍骨。已屬零星錯亂。
雖有孝子慈孫。亦復無可分辨。業飭檢齊彙葬一塚。立碑
標記。俾有後者。共相祭掃。

硃批覽